



卷二十一

浩然志抄

儒林公議

浩然視聽抄

行都紀事上

視聽抄

卷二十下

西京雜記

洛中記異錄

阮苞錄

南塘近事

讀書遇見

述異記

幽閩鼓吹

說

部卷三

意抄

爽鳩大羽之鷹

鵲鳩揚是也

鵲巢之鳥又在鳥外

駟虞嚴氏作駟虞人非獸也呂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載載築墻之板也音在定之方中

膏沐膏所以面沐蓋潘也潘米汁可以沐頭左氏遣之潘沐

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

也

鶯儼云宛然左辟音避蘇氏曰讓而避者必左

鷄鶉郭璞云鷄鶉音鹿專

河麋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傳曰水草交曰麋李氏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

稷雪米雪毛詩補傳注先集維霰曰稷霰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

綠竹陸機注以木賊草也是米菜

醕尊飲也款以醕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酌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款言酌言酢之爵言酌之

殿屎殿去声呻吟也板民之方殿屎

魚然音咆蕩女魚然于中國

中垢素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中垢猶內汙也蓋以閨門之事汙蟻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

鷓金載見條華有鷓音鷓鷓金飾兒疑今世所謂搶金者

以平生音為去聲呼耳

王祥卧冰按晉本傳及楊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生魚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無卧冰事

司馬稱好司馬操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皆一言佳豈人之所以資

君之意乎如所言亦復佳

井眉楊雄酒箴觀餅之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劉景文
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錢也
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珠不佳
耳又東坡詩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為橘
或以為梨為柑莫知然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陪我註云大夫之妻以夫稱主而
孟則里克妻之字

韓詩綽雪顧我顏不惟坡詩一語遭綽雪失身墜蓬萊滑

沈東坡扶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蹤踊滑沈如鳧驚沈人聲
越中有叢山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谷
陰處吳王越春秋云越王者叢嘗來於此山故名本草云關中
謂之菹葉齊民要術亦有叢菹法然生擲之微有臭氣凶年
民斲根食之謹曰豐年惡尔臭荒年賴尔救今所謂魚腥草
是也爐火家謂之天蕎麥能爛五石作泥

蜀蔬有两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謂元
備菜也吳中絕多名漂搖草一名野蚕頭俗以油煤粉餌綴
之采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煤錫枝綴紅糝二
字頗新

蔗霜糖水魯直荅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知有味又
糖霜譜曰遂寧有糖霜水冠於四郡云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
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與富曰公又絮富變
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如夢令云休絮休絮我自
明朝歸去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一字於親故間
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
何求汝曹志之

史公變洛陽懷古詩玉光照夜新冢創氣沉沙古占戰場宣和

盛時所在有靈芝朱草祥莫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
築順州城得狗祝於土中其形如獒狀仙家所謂千歲所化
者主者得之喜甚於是馳貢闕廷蓋徽宗生於壬戌正符所
屬之辰尤以為美祥宰臣欲以詰朝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
是庠序久來王氏之說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大學生綦密
禮者素善此主者延致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絕妙一
時首曰灵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存聖人之萬歲
春荒裔沉寤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之知時各有待綦
字林原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去不曉

其說蓋洛陽四山圍伊洛澗澗在中而建康亦四山圍秦淮

直在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詩云山似洛陽多許渾詩云只

有青山似洛中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絕

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南

昌黎同論詩以為秦帝令作天地天地令作秦帝事在張平

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地悅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

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朝賜音正是時也並為強國者

有六然而同宅秦不豈詭哉李善曰昔秦穆公嘗如此十日而

寤志林曰天地醉暴金隕隕石墜云列仙贊云秦穆公受金

策祚世之事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悞隕其是也嗚呼天地

有時而醉也邪

竣藏回切有作駿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竣作

精之至也建寧土音亦以此音呼小兒之陰貌言視聽思曰

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在其中也九思

一章可見矣思為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為本作五事銘其貌

銘曰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

貌似同載偽拙滅德凶人肖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

安乃聽功言銘曰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久匪

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哉中是守雷風行

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視銘曰視何蔽月之翳翳不去月不

麗日本明視何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非水：亦視何
外內自神明白靜止：乎礼非勿視听銘曰听是非耳之司
聲自外來無時耳亦外物物交迷忽深省听者誰心太室物
不違執為物吾何在虛能受听在茲競競乎道心微思銘曰
思無數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闕不出位介如石鏡中像應無
逆思在心妙天則思神通精之極是日睿日聖域易無思無
思亦易

張疇齋試墨仲壽字李廷珪文元皆文百年如潘衡宣和龍

香時齋姓氏磨滅不可工蒲天韶書自輕煤德壽葉世朱知

常香劑 梁泉復古葉邦雪齋黑叢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用朝式 潘衡孫秉彝 李世英男克恭

樂温蒲彦輝 劉文通郭忠厚 鏡湖方氏

齊峯 緝熙刘士寓菴得李滿俞林立孜共製黃表之

善慶書寶謝徐禧葉茂實翁彦卿

會稽先賢傳贊序云會稽其建國也自山陰南走剡東走上
虞餘姚之間江山皆奇麗清遠烟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人
畫工所不能摸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于是
而方士瞿仙絕俗遺世者亦往往出焉余蒙恩來守是邦得
勝地湖中用道家法築宮以祈兩宮壽英日即其兩廡左祠
高士右奉列仙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鴟夷子皮

之 賀季真之高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余於是豈無意哉
夫貴於是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言有人臣所不恣
而季真阿附時好黃冠東歸又使季林甫輩祖餞賦詩好余
見其辱未見其榮也夫二公之賢吾輩所當敬仰然使子皮
居嚴子令之上季真實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
觀來者知余之不敏苟而高士尤可貴也乾道己丑上巳句

章史浩序

高上之士

漢嚴先生光字漢王先生充字漢萊先生忠字漢桓先生文林
魏稽先生康字晉孔先生愉字晉虞先生喜字晉阮先生思熙

晉王先生羲之字晉謝先生敬緒晉戴先生達字宋朱先生百年史
晉戴先生顛字宋孔先生祐史失宋孔先生復之字齊褚先生伯季
梁何先生微字唐秦先生系字唐張先生志和字子同

列仙之傳

越相范公蠡字漢南昌尉梅公福字太尉鄭公弘字漢魏先

生伯陽或漢蘇先生子訓吳上虞令劉公伯經吳錢先生象字

吳趙先生廣信吳虞先生翁生晉夏先生統字晉葛仙公玄

先字晉抱朴子葛公晉張史許公齊顧先生徽字齊

光祿大夫孔公失其字齊杜先生京產字梁真白陶先生弘景字

唐祕書監賀公知章字唐宗元吳先生真節唐嚴先生字青

唐元英方先生

千字
推非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壞人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治域訪新亭歎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渺渺愁余耆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寤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烟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點龍耳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澤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捨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栢域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

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飲酒其松楸者長陵塚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路謁五陵時留守江左百有十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漢漢猶有人守之三歲湮濡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平至今百二十有三年八陵不復動人愴悽者矣士大夫沉於湖山歌舞之娛何如有天下大義諸君素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比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里選皆歎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甘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經者必不怒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

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關中
未知諸君所聞何如耳後來童幼班荆輟音茲固晉人所深
恨聞知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東南周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
矣一旦聞有北方豪傑試於漕關者有司豈不驚喜邪猶記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則中國之
憂方大紹定足驗矣惜人於不用於斯世也諸君有義氣如
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能分半席乎

浩然齋視聽抄一篇 元周密

雪多作於戌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十二月八
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

戊子皆雪日也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或遇
亢璧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可免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閘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
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
次年北軍至

今人書不宣備文選揚脩荅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寇音出羯鼓錄稽康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痺者
也音也兩年之間遠則有寇故云

山至自禮記玉藻山至時行 樂記摠于山至注正立也
圓夢字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今世呼

葡萄枇杷皆為人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泪堆盤
壘葡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
矣

對偶之佳者曰九洲四海聖主忠臣憶載萬年為父為母平
生能者幾輛履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有神謀
無智謀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納過一枝花影月
移來○柳搖臺謝東風軟花壓欄杆春晝長○勸君更盡一
杯酒與尔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
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格言媒已之長有醜其色暴人之短與尔為敵位卑言高非
汝職交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者無迹入於人耳者不可
滌汝如弗戒雖悔何益○留有餘不盡之巧以还造物番有
餘不盡之意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还百姓番有餘
不尽之福以還子孫馬壁梧常題于壁不知誰語也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斷琴名於唐雷霄雷威雷珪郭亮皆蜀人沈鏐張鉞皆江南
人蔡獻僧智仁衛中立慶曆中朱仁濟馬帶仁馬舉先崇寧中
並宋人

北方名琴○春雷玉振流泉並御府不出左高寒玉石復琴

混木冠古韻磬秋蕭伯成金儒高彦敬萬壑松郭祐瓊響廉端

玉壺永趙玉 間素紫霞第 王鶴玉鴈皆宣和御府後歸金人

大雅趙弟 松雪同上 浮磬趙弟 奔雷樊澤民百 存古張受益

玉玲瓏揚伯 百納太平興國年趙仁濟修道人吳越國王宮今李公畧得云其家用物也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是正後人希即其後

並不用之伯機云今所謂骨拙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鮮毒

故曰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家家挿柳枝番春春亦不

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陳石泉

自北歸有北人陳茶政者餞之木欄花慢云北歸人未老喜

依舊着南冠正雪暗渾沱雲雲迷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

行萬里此心生入玉門關多少秦雲臘霧西湖淨洗征衫燕

山坐不見吳山回首一歸淮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

看釣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

聲裡欄杆○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金孫壁云耳

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声即愈云韓平

原家方○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灯觀書能益目力○金鎗刀

斧傷用獨壳大栗研為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菜嚼傅

亦驗喉痺并乳鵝用蝦蟇衣鳳尾草洗淨搗碎入塩霜梅肉

煮酒各少許可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随手吐痰即消

漲毒坡云其父患此已不能言用之而愈○齒腫痛黑豆酒

煮汁澀之王脩竹閣中用驗○鄭鶴曜有杖單方用水蛭為
末和朴硝少許調傅瘡上屢施果驗○癰疽惡瘡初腫起當
歸須黃蘗皮菴活為細末生鷲鷲藤搗汁調付瘡四圍自然
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付之恐毒氣四出不可
收矣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辛未己亥
己丑壬申

甲戌己月十一

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漢高祖劉裕亥生
庚申即位國號宋丙子渡江國亡凡七百二十年至趙太祖
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先丙子倬李主俊後丙子太元渡江
國亡據人所云未放

法令之書其別有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已然之謂
勅禁於未然之謂令說於此以待彼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
効之之謂式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自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
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
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昭曜輿臺軀又昔游云
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然則
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也

韃靼有拘歌者元係大根脚其家陵替贊典賣罄盡偶有向者
延遼司所獲壹蒼玉印方四寸上有蛟螭紐以敗篋注之出

售欵鈔二錠無耐價者偶有言於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摸其
文令識人辨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致之乃秦璽於
是徑進之上方乃進表稱甲午正月二十五日也陳東山甲
午四月自燕歸言此

周益公目錄云吳該曰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之水大
也壬辰年正月初六日己亥十八日辛亥三十日癸亥是歲
大滂湖田顆粒不收癸巳正月六有三亥然一亥在立春前
是歲無水災

俗語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及變遇甲即晴蓋逢
庚於隻日則變遇甲隻則晴多驗

視聽抄一篇

宋吳華字商卿國子博士

請所謂吟咏情性乃間中之一適非欲以求名也余詩自知
其淺然是却自作生活未嘗寄人籬下若有以艱深之辭文
之人未必為淺也黃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
之如多用計氏語卒推隨於澗溟之中本非其長處也而乃
自白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於其本而影響於其末讀之令
人厭草茂深即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學作江西詩石林
每見之必頻蹙曰何用李此死声活氣語也此言真有味石
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愚夫學之者過也

王氏主經術蘇氏主詞章東坡在錢塘有三衢士何欽聖名

恭意以經為然獻長篇於東坡歎其推尊王氏詩曰昔日歐
陽心獨若搜羅天下文中虎未逢價馬嗟誰與崑崙文章正
旁午一得眉山老翁語始愜平生好寄古騫騰亦寫鸞螭虬
伍錦綉腎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運歌邪劍閣東
一息萬里先群雄是日魯酒煇醇醲仁廟朝當起數公四時
閭闔未清風眉山秉筆磨蒼穹稽首獻議何雍容是時慶
曆垂嘉俗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教入大開黃閣咸
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歆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鳴脰
集賢學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階華蓋天邊捧詔來天子
延英不浪開為公此日甚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上列四輔

前三台相與疇資將相才飄然八駿先龍媒西京應制十八
九龜董襲龍為舉首此輩昂藏世希有劉蕡又作蛟龍哮口
公舉勸斯人手齒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貫斗識者諉之
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揮嫦娥共兔毫公教數闕風亦
亦若耶溪上皆停撓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
杜藩牆不甚勞李白脫却東風綉錦袍顛入五湖裏萬籟聲
聲哭龍耳河伯江妃愁歎死只恐公來搜見底南登灞岸將
可以直節壯懷聊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雲雷起
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丁寧卜降頻金蓮
燭伴窺龍鱗日曝花磚煖綉袂鏤金玉珮何申申嫦娥喚作

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龍棲漏箭銅壺挹隱約昏 鷓鴣唱
入傳宣使者翻就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騶戩瓊香尚書給九
紹忽憇如俯拾宸思四海周流及武帝三封及平揖我宋修
文偃武初羽林翰苑新扶踈竇儀陶穀瑞何如我冠曳屨承
明廬州踈功名向武夫討論潤色姑徐徐剪夷五代等面書
墨客稍稍踈夫衢中間作者相衝武請試從頭為君數真宗
皇帝觀神寓物意夙流玉堂處傾金鑄瓦橫樽俎大咲哄堂
任豪舉凌逸百尺江南猪舂掃煤烟驟如雨六一超就不同
陳言萬紉一洗空晉宋齊梁不待功兩直抵漢元中和龍驤
鳳峯扶素中五采射日吞長虹蒲堂玉磬諧金鍾紛然和者
如笙鏞木鐸可憐聲獨惜一振鑑然須大老伊說數公無處
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迂班固上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升
沉將相王侯了經天緯地憑誰好信知風采古為多堯舜文
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訖真人更集蒲東坡夷變孔樂俄
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 賡歌
君哉頃首一俞尔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頓軋坤已開闢
明堂復如此從頭制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袞冕分明
圭玉移六代光華霽天子日月星辰績九天蠹魚草木績山
川群聖文章想亦然百家妙理何周旋離離黍稷春風前東
周一去追無緣帝德王功只僅傳廟堂只管催繁絃岿危哉

孔子尊如帝矯矯孟軻天莫制斯文未喪今何在邠魯邈然
安可再揚雄力寡知無柰天祿校書真未計江海悠悠百川
遊回首相望幾千載熙寧天子閔斯文展轉搜揚到海垠丞
相王公舉趾尊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嚙六經如八珍補葺東
魯鉏西秦天子資之又日新八風自轉成天鈞填从孟子驅
揚墨他日淫詞又榛棘豐鎬涼涼天宮碧中一書幾充塞金
陵為此深求直二十年來 稍識求之左右逢皇極內聖外
王真準的古人效學豐文辭 階之間意已侈曩何虎雌尊
何犧云何簞簞加灵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反魯詩書一貫之
明明古訓識者誰百家效語如嬰兒科斗六書藏屋壁豈比

鍾王倫筆蹟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語言含妙德倘從對偶
音聲覓洙泗文章少平互解到雕蟲童子識斯人稍得揚雄
力熙寧論譔復何慙况把先傳衆說忝指世傳經作指南辟
雍泮水堆千籤或者囂然痛歎殲安得諸傳口遂鉗聖主賢
王實用僉公當一語令師嚴翻思偃蹇熙寧未若信古書由
世拙金陵城外屨成烈補衡一刺終謾滅髮鬢五經無二說
堂堂萬里星中月欲論兩漢誰優劣忽然吟蟬風腹咽
邊性懶讀頑病甚相如下筆慳敢望言如霧豹班檐簷負笈
徒間閔沂水春來粗解顏浴沂童子弥春灣先哲如龍尚許
攀鼓瑟從之豈浪間可憐道德共耕獵何苦 俟彈缺不

挾而來聊自恹詡然夢尔飛蝴蝶飲中數子 劉伶江外主
人張潮懾短船下水輕仍捷落帆解拖吳山協東坡得之意
不樂然亦厚遇之既乃謂人曰其詩亦觀但觀其中篇氣力
盡於此矣恐不久意而果然同舍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為南
方之患土人若之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
酒聞酒味輒破屋壁入飲之人皆於其來處架高木若坐火
接然嘗有人直象獨畏煙火先用長竿接火把持竿以指之
即者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
不出群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寡恐人害之
也土人懸巨石設機壓之不能殺惟象鞋最妙象鞋者用厚
木當中鑿深窾劣容其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於窾之外周
回峻鑿之如合之味喙孟而加峻密埋於其往來之所以草履
之倘投足木上必滑下窾中其身既重錐貫其足不能自拔
即卧其痛不能展轉謂之着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
數日後稍困則衆鎗擯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趁温初作條
緝乾作連枷等用自潮陽來必經由夔江巔此處最多先使
人行前探之其遇其大群有俟數日不去不敢行者盪司巡
歷則起保甲鳴鑼鼓趕逐之頑然若不聞者必俟其散去乃
敢通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園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痒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栢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曆年一千二百餘年枯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籠雲并舊枯余並存若叫龍之形。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中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生者恐有高人而損遂移至廳事之左少遷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對程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馬內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昔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声色之感邪

行都紀事

二篇

宋陳晦

北山九里松牌吳吾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撤去吳書吳素幾守信州陞辭高宗目與語云九里松乃卿書乎吳唯吳唯復云朕常作此三字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即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於天竺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橘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即是蓋向來未建都之時此地皆種橘高宗欲親巡就此乘舟創亭其上前臨大河故是至今此街市傳為橘園亭 俞家園在金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為民所占皆荒地或種稻或種菱故可以圍為名今則如蜂房蟻蝸盡為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其錯雜與棋局相類也

有兩打繩巷都亭驛前一候潮門外一有兩名一啟巷臨安府前一柴木巷中一有兩龍舌頭臨安頭前并江下煮團兩櫻桃園七寶山并存橋門外是也

城中舊無門闌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為欄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冬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京始於抽解場材置大木欄城內沿河皆周匝每船步留一門民始便之

閤立編修泳自言往年游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听閤立正飲甚賞音命以酒勞之未幾或問然有聲甚厲且訝且徵則皆不對少頃稍人遽進云某官且得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賊也以此為號而嘯其後耳邊以撲殺之須臾有一舟嘆呼而前以為已有應援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吹笛船安在舟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過急投岸獲免

暨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游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
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
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
一旦頭忽脫墜家人以為不可故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
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曰岳侯軍
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反細軀
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雕刻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
感應

雪川曰河莫是稱望族常言某祖某宗在大觀間在上祥以春
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正三月公與夫人

會于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
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得不量力其
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咲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魚子者
惟祈禱於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自封鎖蓋僧於
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
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隨其誑次日往往不敢言有仕族之
妻亦往求寺中夜僧忽造前既不免即嚙其鼻僧去翌日其
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齧面得而視之鼻
果有傷搔捕聞官時韓彥古子思為辟將流其僧而廢其寺

揚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為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盛禮以
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舞樂歌少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
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係官
妓

朱晦菴為倉使時某郡太守之皮遭拮據幾為按治憂惶百
端未幾晦瘖易節它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日佖守飲出寵
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太守為
之起舞

某邑宰日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郡郡將乃宰公之故日菑
連燕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愁詎漁家傲十月

小春梅蕊綻宰公云何太早邪云吞云方預備也宰公太慚

西京雜記

晉漢葛洪字稚川丹陽人

武帝時西域獻告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首霜首霜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
光風光風在雲間常滿常滿然照其花有光采故名首霜為
懷風茂陵人為之蓮枝草

漢帝送死皆珠襪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縷
為蛟龍鳶鳳龜麟之象世謂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幄雲
幙於甘泉紫殿中謂三雲殿漢掖廷有月影堂雲光殿九華
殿鳴鑿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有繁華窈窕之所捷宿

焉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

十二条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燄然

禮^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菓冀樹亦有制為美名以標

奇麗梨十紫梨青梨^莫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

出瑯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東王梨^{出海}翰海梨^{出翰海北}紫条梨^{七弱}

枝棗王門棗常棗青華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栗四侯

栗^嶧嶧陽栗^{嶧陽押尉曹}飛十秦桃^桃緗桃^桃核桃^桃金城

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可食^{胡桃}西^域櫻桃^含飛李^{十五}紫

李^綠李^朱李^黃李^青奇李^青房李^同心李^率下李^含枝李^金

枝李^顏淵李^出魯^菴李^燕李^蠻李^侯李^三白李^紫李^花紫色

綠^柰知綠色^查三^蠻查^飛查^侯查^押三^青押^赤葉^押烏^押棠^四

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六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

梅^燕梅^杏二^文杏^村有^蓬萊^杏東^廊都^周云^是他^人所^食于^吉而^獻一^枝花^雜五^色六^書

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檜十^株一^批把^十株^安石^榴十^株扶

老^水十^株守^宮槐^十株^白銀^查十^株萬^年長^生查^十株^白榆

桃^社杏^桂濁^漆查^十株^柗四^株椴^七株^琉璃^查七^株

池^離查^十七^株離^查十^株楔^四株^金明^查二十^株搖

風^樹十^株鳴^鳳樹^十株^楓四^株括^十株^余就^上林

令^虞淵^得朝^臣所^一草^木名^二千^余種^隣人^石瓊^就余^求借

一^觀皆^遺弃^今以^所記^憶於^篇右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視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職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質一絰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得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事矣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價倍貴焉杜陵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誡其貴曰夫子白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府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字以問揚子雲云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記所以解什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尔耶云之出遠矣舊傳孝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子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元理常從其友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

計之元理以食筭十余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
又十轉曰西困七百九十七石八升遂大署困門後出來西
困六百九十二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
圭合元理後歲復迴廣漢云以數未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
遂不知鼠之珠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斤
元理復笑曰諸庶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牧尊鴟
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
雖羊豕鵝鴨皆其數果祿有數悉如所其言乃言此資紫之
廣何供饋之徧邪廣漢曰慙有倉卒容無倉卒主人元理曰
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拌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
入取之盡日為歡其植後傳南李南李傳項瑄項瑄傳子陸
皆得其分数而失玄妙焉

南唐近事

二篇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躄貌魁偉飲啗酒肉有
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
裔有隻鶴因風所飄憇於道館迴翔嘹唳自天 且驚

且喜文章端簡前瞻雲霄自謂尚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
乘之羽儀青弱若不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之久
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之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
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公害因先生款上昇黃雲路絕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與麻姑借大鵬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之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甚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无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窮生遭逢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驚未竭尔而又早哀多病繼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鉢段賞之陳竟微時為宋齊立之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立選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礼人間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

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子嘆而許之

李堯廣陵布衣常以喉舌押闔為已任宋齊立罷鎮江西日

麗是足未謂齊立問客素習何業堯曰修相業於今亦有年

矣宋曰君相福乎堯不能答他日復求宋屬子卒左右不復

通之乃題一絕而去詞曰中興唐祚滅張吳惣是先生設廟

謨今日裴離猶解哭讓王宮春合如舍如

朱業為宣州刺史好酒令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漸決無復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帟一呼嘯栗而止張易領通倖之戰至府數日業為易啟宴酒奉杯未及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詬讓蜂起業怡声屏幃之間語左右曰張公使酒未

可當也命易而出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晚洎衆製
皆就鞏已醉矣唯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復不終篇鞏再
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
不豐好者皆以諸公為口實魏王知訓為宣州帥守政斂下
百姓若之因入覲付宴令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傍一
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城王隍入覲和地皮
掠來因於至此

張宗帥廬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
任皆相語曰渠伊必復來矣宗計口徵渠伊明年再入覲

盛有罷府之議不敢指實道謁相皆將鬚為慶崇婦又徵將
鬚錢嘗為伶人所戲一伶假為人死有謫當作水族者陰府
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大慚

後王墓位之初常度一羊升武帝殿御廣意甚惡之及金陵
元陷禎闕揚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理明徵歎

述異記 三篇

梁任昉字彦升新安太守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梅毛髮為
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
嶽足為西嶽腹為中嶽先儒說盤古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
為雷目瞳為雷古說盤古氏喜為陽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

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
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之廟今人祝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盤古為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
祖也然則生萬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下鬼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
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蛟鱗蛇目負今蛟眉連生

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
其頭專車今南中氏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
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王也有蚩龍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鉄石

軒轅誅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尤蚩尤
人裕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得池湄媵妙銅錢
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

蚩尤氏耳髮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圍以角觸人人不能向
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牛兩三、載牛角而相觸漢造角
觥戲其遺製也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
為黃熊蚩尤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熊也
陸居曰熊水曰能妨按今江淮中有獸名熊、蛇之精至冬
化為雉至春復為蛇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揚州有蛇市、

人粥珠玉而雜貨蛇布蚊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光武射南海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

葉茂盛至灵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之徵也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舞馬食之千

里古語云一株龍鬣化為龍駒

夏祭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人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

食人祭命為蛟妾告祭告凶

祭時泰山走山石泣先儒說祭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

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

昔戰國時魏國若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不返妻思而伐

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天所在而傾曰謂之相思木秦

趙間有相思艸狀似竹石而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

婦草亦名霜艸又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則不悅而生角

闔閭墓中石銘曰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君王棄吳之邦遷

于重岡維岡之陽吳王之邦

番禺有酸柿甜梅李棗果賦生物之偏梅甜柿酸 鏡湖俗

傳軒轅氏鏡鑄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帝繫不生蔓

艸

廬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名曰廬府君歸真

之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听歌我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夫明年休家人並死

洛中紀異錄

宋秦再思号南陽突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奉義師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林下為群蛆所食及覺任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話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且死是斃也墜於床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喜又曰貧道為沙弥日常

攻易今敢為公占之及卦成日得乾飛乾在天又帝王之徵

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夫子大人及吉去又語帝曰此公

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太悅帝至霍邑又夢

甲馬無數見滿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神也若無此

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後魏中後作前考帝竟召太宗言之復曰吾

事洛夫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回帝復大悅其後果即位

乃復營其寺賜額為興儀寺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

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臺及塑師與帝並在後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苑林渡叛兵遣兵征之至陸渾乃

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公山之側有乱石縱橫之皮及妨行李時

人謂之刑公執密果死於此

高祖崩太宗召營獻陵在京北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墓
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吳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
後主於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
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尤有隱之者為鄰僧所告
繫於壁中遂院而搜之孝僧昼閉有人于寺中請僧中齋閣
者曰勅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末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
後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
毛石亟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洪敞號金
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大唐入汴見之指實左右曰金龜
堂者是我也

蜀建王屬兔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位乃以兔子上金床
之識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
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
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
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楚_祖契丹至於城中
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即胡虜亂
中原之應也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了
髻小兒繇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也小

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末幾世宗嗣位即替元替也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籠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已於中書省
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比之何人也荅云官
家教我來家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曰在宗州尋白于諸相相
曰此狂人尔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尔乃寢因令
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立少主禪位上開國為大宋宗州官
家是天命已騰之也

帝嘗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克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
殷之後封於宋都商立今止于前朝作鎮睢陽洎自開國乃
號大宋先生皇考諱弘殷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

本也

是慶鍾於皇運今建都在於大火之下宗為火正又國家承
周大德王安天伏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廟在
宋城三十里即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
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
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即宋之臣也即知天命皇家之平盪暴
亂固有日矣

周先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大原節度使孟知祥使入川
鎮城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捧便入湖子者為猛入音訛為

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冬得兩蜀之地乃僭大號洎子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於宮城府近側置子策勳府昶之子詰常居之昶以歲来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詰并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叅政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公私至策勳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或覩飛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于此遂迂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測也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名像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

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諶為母氏大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史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君篆也請為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末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使君尤莫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史君從之但見三道士挈二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覩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之篆已畢餘有一及字但只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士衆悲喜益神之後李陽水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

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矣

讀書遇見一篇

宋鄭震字叔起三山人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瓦者甚衆肌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孝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獲內養夾持得秉彝位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真是內養底本領蘓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正慮為士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恒產至此孔明告蜀先生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云亦洵有山

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飢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

豫穰生在衆木至七年而後枝葉始別稗麥生在麥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穰生方知非麥要之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本無說風行水上麗鱗星巖天地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十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

離彼黍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黍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間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歲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畜讀之令人神爽如挑天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實有實其三曰其葉湊湊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開基人君乾卦似之中興人君復卦似之自然其覆露蒼生同一造化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之他世不如言大段是暗昧

余嘗謂主君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容其次則友其容又其次則容其容下此則與主容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敗而在于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疆失士者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為靜者俱得之已

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也已有生果法第王化未熄佛因
法未敢彰靈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國
燧若以南使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
處吳時中郎康泰後事朱應嘗使於尋國泰應為國中實佳
但人褻靈可恠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
鬼神不見其形但出於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
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徃徃奉佛教死後超生西方極
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
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即是褻
靈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締思所以為佛

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忘故也

字亦有義天字子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

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
從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

作記之法貢禹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戴馬弟伯封禪記儀
為第一其舛勢雄渾雅壯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
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
字止於清峻峭刻其舛便竟甲簿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
人呈弓解帶施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日黑雲壓城城欲催

甲光向日金輪却投帶命邀之

幽間鼓吹一篇

唐張固 清河人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刘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閹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足緡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孟子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暢曰謂以尔人材而承郎之位吾惧禍之必至矣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視會尔同列吾觀之因偏招深熟者客至夫夫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尔之儔也不足憂矣未坐條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利必是有名

卿相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終日晚維舟見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為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奉舡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琵琶錄

一篇

唐段安節

國子傳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為名漢遷烏孫公主入番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者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

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閨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
絃鼉而杜摯以為秦之末世苦於長威城之後百姓絃鼉而鼓
之古曲陌上素間范曄石苞謝夔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
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
祖在此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伯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達亦善此琵琶又朱生善彈琵琶至大官
貞觀中裴賂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搗琵琶是也白
秀真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以遮邏檀為槽其木溫潤如
玉光采可鑿金縷之虹文感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
韻淒清飄若外雲開元中梨園則有賂供奉賀懷智雷海清
其樂器或以石為槽鶻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

外地

有舉子曰白秀木

子弟顯達不書其名

寓止京師偶植宮姓內弟子出

在民間白即納一妓為跨驢之樂因夜風濤月朗是麗人忽

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揚設

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

妙白曰某有妓人聲調殊異於此促召短髻薄妝態度間雅

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

樂不能逐部中亦有面琵琶聲韻高下然搗鼉節指無差

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賂供奉否二

人相對汎瀾欵歎不已

建中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聞聲樂東街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絳樓彈一曲新翻調錄

要即錄腰也是本自樂上進上蓋於曲中錄上腰者乃以為名悞稱大腰至街西豪俠閱樂東

市稍誚之而亦於採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

兼移於風香調中及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驚愕乃拜

為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在嚴寺僧本俗姓段也翌日

德宗召入內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令彈一調及彈師

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

時偶於隣家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後乃累易數師之藝今段

師精識如此玄妙也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候

忘其本能然後可教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納皆精此藝次有裴

興奴與曹同時納善運撥若風雨然不棄捏絃興奴則善於

攏撚撥稍軟時人謂納右有手興奴左有手

武宗初朱崖李太白尉有樂人廉郊者師於曹綱及綱之

能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

指平原別於池上彈絃賓調忽有片一方鐵躍出有識者謂

是絃賓鉄也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安節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第

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任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深方
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藝死不傳人揚乃賂其觀
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鞋帶以指画帶
記其節奏遂得一兩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揚即實陳
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之

能文康朝有內人鄭中丞

中丞當時
官官也

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

函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為顛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
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趙二家最妙時權相舊吏
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
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視

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狀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
其領巾伺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方
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於
河中錦即是弟子臨刑相贈尔及如故即垂泪感謝厚本本
無妻即納為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巡趙家料理於
值訓注之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
分方敢輕彈後植良辰飲于花下酒醺不覺朗彈數曲時是
有黃門放鷄私於墻外听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
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詔問其
由来乃赦厚本罪任從偶匠仍加錫賚焉

咸通中有米和郎即米以承喜字也父書唱歌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
名金雨

說郛卷第二十

